

傳統訃聞經過演變，廣採「報紅不報白」的地方習俗，設計成粉紅色。
(圖片來源 / [44DES!GN](#))

前佛光大學教授宋光宇便曾評論時下訃聞「總體說來，就是一個『亂』字」，這些「變革」對他而言反倒更像是錯誤百出。他以亡者之妻的稱謂「未亡人」爭議舉例：原先「未亡人」一詞代表著夫妻感情深厚，若一人先行離去，其伴侶必定會希望來日再見，因此以「未亡」象徵「我隨後就來」的真切情意。但今人不熟悉典故，並且在性別主流化後更名運動四起，台灣的禮儀社才發明出「護喪妻」這樣的新詞彙。當然，女權意識掀起的浪潮無法回頭，對古典派而言，或許乘上浪頭、試著去接納時代變革，亦能與傳統開啟一場善意的對話。

不要哭哭啼啼 請笑著來送別

去年五月中旬，曾紅遍台灣的秀場天王豬哥亮（本名謝欣達）辭世，他的訃聞被設計成一張「入場券」，用明亮的金黃底色搭配活潑字型，幽默地寫道：「擁（永）恆大秀場請拎北去作秀，冷涼卡好，拎北先來去」，邀請豬哥亮的親友來參加他的最後一場演出。不只訃聞風格歡欣愉悅，豬哥亮的靈堂上，選用他穿著花色西裝、綻放笑靨的照片作為遺照，打破以往傳統喪禮的既定樣貌。這場告別式正如其訃聞所寫，唱出了豬哥亮自己的千古絕響。



藝人豬哥亮的訃聞設計成「入場券」，突破傳統。(圖片來源 / [ETtoday](#)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星光雲)

許多網友看了表示贊同，認為這樣的治喪作法更溫馨，若能笑著道別，其實不一定要哭哭啼啼。傳統習俗能夠流傳千年，固然有它的歷史意義與價值，然而現代人生活壓力龐大、步調緊湊，治喪時難用過去的禮法標準行事。失去親人已經使人悲痛難受，若還需上演電影《父後七日》裡那些孝女白琴、女兒「哭路頭」（出嫁的女兒回家奔喪時，須從大門哭著爬行進入靈堂）、子女按輩分輪流跪的戲碼，再孝順的兒女都不免會因治喪而心力交瘁，想趕快結束一切。如此一來，禮法變得徒具形式，傳統裡的那些虔敬之心、鍾愛之情，很容易就在冗長的喪事法會中消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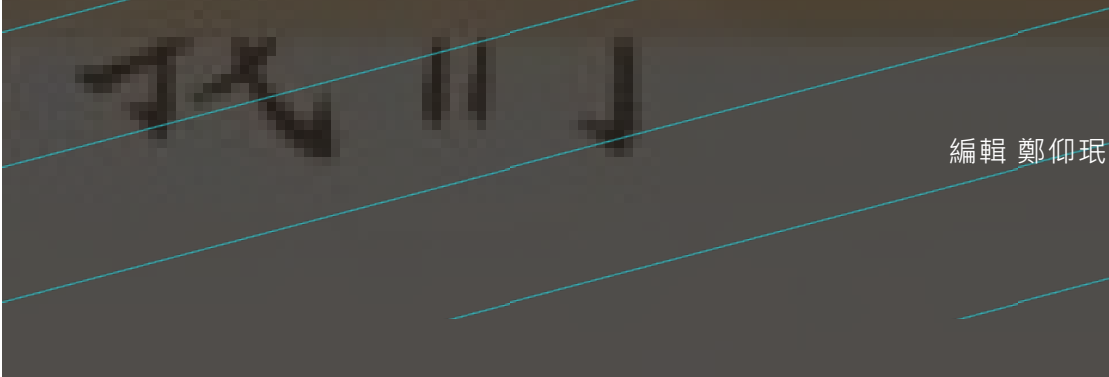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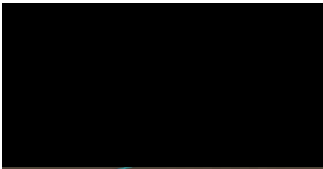
古禮的繁文縟節耗時費力、加上現代人對喪葬的忌諱逐漸採取開放態度，在這樣的時空條件下，創意喪禮和訃聞不再是標新立異，反而漸為更多人接受。禮儀公司嗅到了新式喪禮的商機，也紛紛祭出「客製化喪禮」，讓一般大眾從訃聞樣式到喪禮過程都能自己設計，完全突破了傳統規矩的框架。因此，開始有越來越多人選擇省去過多禮節，讓喪禮從輕、從簡，還多了點歡笑。

改革未完 訃聞裡的難言之隱

訃聞的與時俱進是種趨勢，只要治喪的家屬成員之間不要因為形式選擇發生衝突，訃聞由繁化簡的改變是多數人樂見的。然而作為殯葬的一環，訃聞內容雖然有不斷在進步，對同志族群來說卻還不夠好。在喪禮禁忌和性別偏見的排斥下，往生者的同志伴侶經常以「誼兄、誼妹」這種隱晦的詞語稱呼，但親密愛人間以兄妹稱，不就是認為他們的關係「難登大雅之堂」、讓人無法苟同嗎？意識到同志族群必須維護，且訃聞是人一生中最後一封公開的書信，更應該成全逝者的意志，內政部便於2012年推出喪禮儀節手冊《平等自主·慎終追遠～現代國民喪禮》當中建議，同志族群宜捨棄「誼兄、誼妹」，改用「伴侶」稱謂發訃，讓其回歸相符的角色。

訃聞的多元性，體現了殯葬自主的意識慢慢抬頭，國人逐漸不再以忌諱、保守的態度面對死亡。既已有了好的開始，期望這股新風氣能延續下去、不斷地進步，讓所有族群都能在喪禮中向逝者道別致意，沒有人會被刻意隱藏、埋沒，舉辦喪禮也不再讓家屬那麼身心俱疲。訃聞的形式經歷千年變革，但其本質終如一日，猶如逝者在對身後的親友說：請再來見我最後一面，親愛的我先走一步了。





編輯 鄭仰珉

